



## 汉语结构标记指称化过程中的删略

杨 飞<sup>1,2</sup>

(1.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2.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指称化是一个小句由句到语的变化过程,一个完整事件由事件自身到事件参与者之一、由前景信息变为后景信息的过程,导致信息的权重明显降低,体现为一系列的形式衰变行为。删略是语言指称化过程中经济原则的体现,单项结构标记和多项结构标记在指称化之后删略既表现出适应衰减的总体趋势,也在表现形式和策略上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关键词:**结构标记;指称化;衰减;删略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8)05-0138-05

指称化出于“信息结构调整”和“句子复杂化的深层需要”,在内容和形式共同作用下,协同触发了语言各层面的衰减。<sup>[1]</sup>指称式是陈述式衰减的产物,指称化过程中语义中心由整体向局部迁移,由叙事向述物转化,体现为外在形式衰减的一系列行为。即指称化是一个小句由句到语的变化过程,一个完整事件由事件自身到事件参与者之一、由前景信息变为后景信息的过程,导致信息的权重明显降低,体现为一系列的形式衰变行为。

马清华指出,“信息不是依赖于原本的句子来表征的,而是依赖于表述来表征的。表述是表示一个完整意思的最小意义单位,它是由谓词和变元构成,一个复杂的句子常常由几个表述构成。”<sup>[2]</sup>这里的表述即最小的命题,一个句子的成立除作为其核心的命题之外,还需要这样那样的标记,陈述句包括谓词及其情态标记、指称标记、结构功能标记、结构标记等。结构标记是说话人在传递语言信息时,在客观信息上所标注的主观信息记号。它主要承担句子的结构含义,体现了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间的内在联系。这里的结构标记又称为结构助词、结构关系

标记,是帮助某种语法结构形成的词,即我们通常所谓的“的”。单项结构标记和多项结构标记在指称化之后删略既表现出适应衰减的总体趋势,也在表现形式和策略上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上古汉语中结构标记约有十多个,如:之、者、厥、其等,其主要功能是作修饰语的标记、作主谓短语的标记、做谓宾倒置的标记。中古时期,结构标记最初形式是“底”,“底”字结构来源于上古汉语的“者”字结构,大约始见于唐代,“底”(的)通过词汇替代取代了“者”。从北宋时期开始,助词“底”出现“的”形式,“形+底+名”结构已经较为常见。从元代开始,结构标记“底”在书面形式上就通常写作“的”。结构标记在共时平面上意义与用法的复杂性也与其来源的复杂性密切相关。虽然指称化现象在古代汉语中就已非常普遍,但不用结构标记的无标记转指和自指在古代汉语中更多。

除了汉语中通用的结构标记“的”之外,在汉语方言中还有一些语言成分也具有类似结构标记的功能。石汝杰、刘丹青指出苏州方言中的一些量词,包

收稿日期:2018-06-2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指称化过程中的形式衰减”(2014SJB202)

作者简介:杨 飞(1981-),男,汉族,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博士后,南京审计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句法语义学研究。





括所有的物量词、临时量词,一部分度量衡量词和动量词具有定指的功能。<sup>[3]</sup>此外,刘丹青指出,北京口语中一些指示词“这”“那”或指量短语也能兼做某些定语的标记,在苏州方言中,一些半虚化的处所词也是定中关系的表达手段之一。<sup>[4]</sup>张伯江、方梅指出北京话指示词既作定语标记,同时也具有类似冠词的作用。<sup>[5]</sup>余蔼芹指出粤方言中的开平方言往往用量词“个”来做定中标记,标记有强式和弱式之分,而且这些定中标记对定语的形式有一定的复杂度要求,往往排斥单个动词和单个形容词,也就是说定语的复杂度与定中标记之间存在双向选择关系。<sup>[6]</sup>

现代汉语中,结构关系标记“的”是陈述式由前景信息降格为背景信息的形式标志之一,是背景化的强制手段,标示着结构由离心式变为向心式。“的”作为连接修饰语和核心名词的联系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句法性标记。结构标记在将修饰语和中心语连接起来的同时,也在两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便于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和认知。结构标记“的”作为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的虚词之一,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张敏(1998)、崔应贤(2002)、曾美燕(2004)等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汉语定中之间“的”字的隐现规律。马清华认为现代汉语中定中结构往往强制出现结构标记,“汉语客体中心结构顺行、主体中心结构逆行的基本语序格局在标记产生前即已形成,标记产生后或更替后仍得到稳定维持。”<sup>[7]</sup>“的”出现和应用是汉语定中结构模式化的表现,指称化后结构标记“的”使用受到语言经济原则和象似性原则的竞争制约,最终出现与否是两者运筹的结果。刘丹青在论述汉语定语标记特点时也同样指出,“定语标记不是纯句法性的,而兼有语用性(广义)。几乎所有定语后的‘的’都不是强制性的,都在一定条件可以省略,这些条件包括句法、语用和韵律等。”<sup>[8]</sup>“的”的使用并不体现强制性的规律,而更多体现为语言使用中的选择性规律。

“提取”<sup>①</sup>是谓词性结构名词化的一种语法手段。朱德熙提出“句法成分的提取”概念,他认为可以把名词化形式“VP+名词化标记”看作从“比VP略长的谓词性结构VP”里提取出来的,“VP+名词化标记”至少比VP多一个名词性成分,比如,“教书的”是从“X教书”中提取主语X而来。<sup>[9]</sup>朱德熙用这种观点来看待汉语的名词化标记“的”、“者”、“所”等,发现三者语法功能不同:“者”主要提取主体,“所”是提取客体,“的”指称范围最宽,既可以提取主体,也可以提取客体和附加体。陆俭明对现代汉语

“的”字结构和“所”字结构处于非定语位置上的指称范围和条件进行研究,揭示了这两种结构之间的区别。<sup>[10]</sup>“提取”的意思是从某物中取出某东西,提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移位”。位置的移动和句法的降格使得结构标记在提取的过程往往被删略和滤除。

## 二、单项结构标记指称化后的存在方式

### (一) 衰减类

衰减类指在此过程中形义发生了明显的衰减变化,根据标记保留与否又分为强制删略和任选删略。

1. 强制删略 为更好地凸显指称化标记,主体中的修饰语“的”,在指称化之后,往往被删略。陈述式中,客体(例1)或主体(例2)位置上可任选删略的结构标记,在指称化活动造成的定中式递归扩展后,增入新的同形标记后,转为强制删略。<sup>②</sup>

(1) 国家的元首被罢免了⇒[K]被罢免了的国家元首(但:被罢免了的国家的元首)(例:一个~,其政治和个人前途是很难预料的。)

(2) 金秀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Z]坐在手术室门外长椅上的金秀(但: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的金秀)(例:~不免后悔刚刚在门诊大夫面前掏结婚证的可笑。)

2. 任选删略 指称化过程中,定语与中心语之间存在着修饰关系,复杂定语之间也存在相互修饰关系,结构标记在进一步指称化过程中往往被删略。

人称代词充当定语删略标记。人称代词作定语,与其他定语之间的结构标记可任选删略,在正常叙述语境中,标记倾向于删略。如:

(3) 他有爸爸⇒[K]他的爸爸/他爸爸

(4) 我们有班级⇒[K]我们的班级/我们班级

熟语化过程中删略标记。在熟语化过程中,一部分结构逐渐凝结为词,由句法向词法过渡,属于句法的外在标记自然被删略。如:

(5) 用胎毛做笔⇒[K]用胎毛做的笔/胎毛做的笔/胎毛笔

(6) 为操作而建立平台⇒[K]为操作而建立的平台/操作的平台/操作平台

汉语由陈述式向指称式的变化是一个衰减的过程,衰减的最终成果是形成特指名词甚至裸名词。

①由于提取对象不同,可以分为提取主体(符号表示为[Z])、客体(符号表示为[K])、附加体(符号表示为[F])、谓词(符号表示为[W])等。

②我们发现陈述式中状语与动词之间的标记“地”,在指称化之后也会被强制删略。如“瓜农直溜溜地站着⇒直溜溜站着的瓜农”(例:第二层是直溜溜站着的瓜农,不敢坐,买卖兴隆忙得很。)





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直接连接,而不需要结构标记,表明两者的连接非常紧密,已被用来指称某一类的事物。

## (二)非衰减类

非衰减类的标记一般需要保留,可以认为是一种“零删略”,其成因有语义上的竞争需要和句法上的致联需要两种。

### 1. 辨义保留

1.1 比喻关系 使用标记来联系定语与中心语部分,形成修饰关系;而不用标记定中结合紧密,可隐喻其他事物。如:

(7)用铁打造饭碗⇒[K]用铁打造的饭碗/铁的饭碗≠铁饭碗(例:上任伊始,任海铭首先打破“铁饭碗”,实行优化组合,使能力强的职工有了用武之地。)

(8)用大锅来煮饭⇒[K]用大锅煮的饭/大锅的饭≠大锅饭(例: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

1.2 数量关系 标记“的”存在与否对个体量词和表容量的集合量词组成的结构,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前者不能加“的”,后者则没有这个区别,带“的”的格式具有强调数量多的作用。如:

(9)人挤满了一屋子⇒[Z]一屋子的人≠一屋子人

(10)菜放满了一桌子⇒[K]一桌子的菜≠一桌子菜

数量词直接修饰名词,中间不需要加“的”,如例9“我看那满满〈一屋子人〉,心想,睡不着觉的人都来了。”也可以在数量词后带“的”来强调表达,如“本来只想请两三位同志座谈一下,结果来了〈一屋子的人〉,有老师,还有学生。”

### 2. 致联保留

2.1 致联限制 标记“的”将两个不同的成分或分句联系在一起,删略标记,结构将不能成立。

致联形容词与动词。结构标记可将语法中不能直接相连的两个部分联系起来。表状态的形容词只能充当定语修饰名词,指称化后,形容词与动词在语法位置上紧密相连,前者无法直接修饰后者,强制要求在两者间加上结构标记以作间隔,形容词语义指向依然是核心名词,不与动词发生关系。如:

(11)厚厚的棉衣过了时令⇒[Z]厚厚的过了时令的棉衣(但:\*厚厚的过了时令的棉衣)(例:她穿着~,上面已被油灰遮得不辨丝纹。)

(12)无法掩饰淡淡的伤悲⇒[K]无法掩饰的淡淡的伤悲→淡淡的无法掩饰的伤悲(但:~淡淡的无法掩饰伤悲)(例:她那苍白的眸子里划过~。)

致联两个小句。两个小句之间表示承接或因果关系,压缩后成为一个指称式,为了表示之间的逻辑关系,小句之间往往用标记来标示。如:

(13)细胞刚刚分裂出来,获得了新生⇒[Z]刚刚分裂出的获得新生的细胞(例:~有完整细胞功能吗?)

(14)艺术家不要官方职位,而要追求自由⇒[Z]不要官方职位的追求自由的艺术家(例:圆明园画家已被社会所关注,它代表了一批~。)

2.2 修饰限制 形名的组合也受到相互间的限制。这与词义联想中的相近心理距离(sychological distance,简称心距)有关,也与词在词汇语义谱系分类中的距离,即语义距离(简称义距)有关。<sup>[11]</sup>

(15)动物是聪明的⇒[Z]聪明的动物(但:\*聪明动物)

(16)孩子是聪明的⇒[Z]聪明的孩子/聪明孩子

“聪明”属性在动物的认知模式中并不是一个显著属性,所以对其后的名词并不具有句法的规约性,前者需强制保留。而“聪明”与“不聪明”却是人类认知模式中具有的分类方式,生命度高低具有语义的制约作用,“人类”与“聪明”在概念领域建立了比较牢固的联系,因此例16两式均能成立,可以不通过结构标记而直接建立意义联系,试比较“你是个聪明孩子—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而“\*聪明动物”却为非法结构,只能用于特定语境中,如“在许多有关‘聪明动物’的故事里,动物只是按令行事而并非能自己思考。”

## 三、多项结构标记指称化后的存在方式

我们选择了《皇城根》《平凡的世界》等多部现当代文学作品约10万字,建立了小型语料库,以“的”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删除不属于指称标记的语例,选取前1000个定中结构进行分析。重点考察定语的层级性对结构标记删略的制约因素。



结构标记衰减情况统计表

	单层定语	双层定语	三层定语	共计
	数量	数量(占比)	数量(占比)	
带一个“的”	189	551(85.56%)	87(52.09%)	827
带两个“的”	—	93(14.44%)	72(43.11%)	165
带三个“的”	—	—	8(4.8%)	8
共计	189	644	167	1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定中结构中有倾向于使用一个“的”的趋势,太多的“的”往往给人啰嗦、单调的感觉。在1000个定中结构语例分析中,只出现一个“的”的比例为82.7%<sup>①</sup>,出现两个“的”的比例为16.5%,只有0.8%的比例出现3个“的”,这也再次证明了“多层定语和多项定语都有排斥‘的’在一个名词短语内多次出现的倾向”<sup>[12]</sup>。在双层定语中,“的”字删略的比例为85.56%,在三层定语中,如果将带一个和带两个“的”的语例结合起来,则比例会高达95.2%,显示出极强的衰减倾向。

此外,我们以644例双层定语为例,从句法位置上考察不同位置对指称化标记删略的制约。我们将定语距离核心名词较近的位置称为(P1),将定语距离核心名词较远的位置称为(P2),考察两个不同的位置对指称化标记删略的制约。

(17)【P1】老厨师带了本油腻腻蓝布面的账本上楼来相访,十分客气要借点钱买油盐。

(18)【P2】杨妈端着一盏带玻璃罩的老式煤油灯走出来。

(19)【P1+P2】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

其中,P1位置上保留为396例,占比61.49%;P2位置上保留155例,占比24.07%;P1和P2位置上均保留为93例,占比14.44%,P1位置上保留率(61.49%)远大于P2位置上的保留率(24.07%),可以看出,越是接近于中心语位置越近,指称化标记越容易保留,离中心语越远,指称化标记越容易删略。刘丹青也指出,多层定语和多项定语排斥“的”字多次出现的共同做法是“尽前删略”,即位置在前的定语,尤其是定语之首的领属语,最容易或最需要删略“的”。<sup>[13]</sup>如:

(20)我的箱子丢失了⇒[Z]我的丢失的箱子/

我丢失的箱子(例:刚好碰到从里面出来的两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先生手里提的正是~。)

(21)他的胸部光着⇒[Z]他的光着的胸部/他光着的胸部(例:~满是刀伤——有长长的刀口,从肩部一直延伸到腰际;也有小的、深的。)

(22)他的双手被绑着⇒[Z]他的被绑着的双手/他被绑着的双手(例:~压在下面,他的双腿则弯曲了起来,随后一松也躺在了地上。)

陈述式的主体是人称代词修饰的名词性结构,指称化之后,陈述式主体中心语指称化之后成为整个指称式的中心语,指称化后主体中的“的”删略。陈述式中的谓语指称化之后与主体构成一个谓词性结构修饰中心语,人称代词与谓词之间的结构标记可任选删略,只是保留式更加凸显结构标记前的成分。徐阳春也认为复杂的偏正短语中“的”字的隐现规律为:一般只在第一层次偏项和正项之间出现“的”;第二层次也可出现“的”,条件是该结构体内部的偏项需要凸显。<sup>[14]</sup>

从句法上看,定中结构中定语是“非核心成分”(non-nucleus),中心语是“核心成分”(nucleus),处于核心成分之前的非核心成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核心成分则具有很强的粘着性。吴为善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前松后紧”规则<sup>[15]</sup>。既然定语位置较为松散,也就为结构标记“的”删略提供了条件准备。从认知上看,汉语定中结构倾向于保留一个“的”,是受典型定中构式“D(定语)的H(中心语)”范畴化的影响。张立飞指出,人们在对实际语言的体验中,利用范畴化等基本认知能力,对体验到的语言实例进行认知处理,形成一系列抽象和复杂程度不一、形式和意义兼具、在心智中得到表征的实体或图式构式。<sup>[16]</sup>典型的“D(定语)的H(中心语)”会被优先激活,完全识别。多重定语只保留某一层标记,体现

①除结构标记删略外,汉语中还利用虚指的指示代词来部分代偿结构标记的功能,如“就这样,他那虽然贫穷但充满无限欢乐的日月过去了。”或采用古汉语中的结构标记“之”,如“不可忽视爱情之树上飘落的哪怕仅有的一片枯叶,或许这一片枯叶,已经预示着爱的历程上,萧瑟秋天的到来。”。



了指称式过程中的衰减,减少结构标记使用也强化了图式的固化程度和概念化程度,使得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界限分明,概念清晰,更加有助于被识别,这也是定中结构自身优化适应的体现。

可见,删略是语言指称化过程中经济原则的体现,作为一种零替代,在形式上比其他形式衰减更为经济。一方面说话者需要传递信息,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脑力与体力付出;另一方面语言表达自身也

需要将已知信息背景化,从而可以留下足够空间给未知信息,人们交际需要和语言内部需要两方面共同决定了指称化之后的结构成分的衰减。删略同时也是语言的一种衔接手段,删略在话语中留下了一些结构空位,这些空位可以根据语境或者常识来填补,因此也就与其他位置上的话语发生了联系,从而起到关联、连贯和衔接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马清华,杨飞.论语言的共变原理[J].当代修辞学,2018,(4):41—52.
- [2]马清华.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88.76.
- [3]石汝杰,刘丹青.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J].语言研究,1985,(1):160—166.
- [4]刘丹青.汉语关系从句标记类型初探[J].中国语文,2005,(1):3—15.
- [5]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57—158.
- [6]余霭芹.广东开平方言的“的”字结构——从“者”“之”分工谈到语法类型分布[J].中国语文,1995,(4):289—297.
- [7]马清华.适应原理下句法系统的自繁殖——以SVO型孤立语的定中结构为例[J].语文研究,2014,(1):7—14.
- [8][12][13]刘丹青.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J].中国语文,2008,(1):3—20.
- [9]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之、所”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J].方言,1983,(1):16—31.
- [10]陆俭明.关于定语和状语的区别[J].汉语学习,1983,(2):12—28.
- [11]马清华.并列结构的自组织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71.
- [14]徐阳春.板块、凸显与“的”字的隐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6):76—82.
- [15]吴为善.汉语韵律句法探索[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124.
- [16]张立飞.论频率对语言结构的建构作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8—14.

## 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eference Mark in the Process of Deletion

YANG F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at is a small sentence by sentence to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language, a complete event by the event itself to process events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from the prospect of information into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resulting in information weight decreased obviously, reflects the form of a series of decay behavior. Deletion is reflected language refers to economic principles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structural marker and a number of structural markers in referized after deletion showed both to adapt to the overall trend of attenuation, also in the form of performance and strategy have their own unique personality.

**Key words:** the structure of reference marker; attenuation; deletion

(责任编辑:李 静)

